



火色三角梅

周项皆 著

 文匯出版社

火色三角梅

周项皆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色三角梅 / 周项皆著. --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4.5

ISBN 978-7-5496-0990-1

I. ①火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7295号

火色三角梅

作 者 / 周项皆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绘 画 / 葛靖维

装帧设计 / 王伊婷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20×960 1/16

字 数 / 280千字

印 张 / 22.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0990-1

定 价 / 38.00元

因为你幸福，有人就要琢磨你；因为你崛起，有人就要裂变你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竞争法则。你能做的，就是尽量避免使竞争走向对抗，可当对抗不能避免时，为了正义，你就要勇敢地拔剑，用智慧、热血去拼斗。

第一章 从雅典娜启程

1. 仰望雅典娜

清晨，雅典，希尔顿大酒店。

爱情啊，
我们的世界究竟怎么了？
为何相爱就会倒霉？
为何你要以忧伤的松柏枝搭起凉荫，
用叹息对你做最好的解说，
好像爱闻香的人摘下了鲜花想插在衣襟上结果却是让花萎缩；
同样，
我们要把脆弱的知心人放在怀中，
不过是花落人亡香消玉殒。
……

林芩，荣光集团的高管，对着梳妆镜，默默咏诵着拜伦的诗——《唐璜》（第三章2节），泪水开始模糊眼睛和镜子里的影像，她为海蒂与唐璜夭折的爱情而惋惜，被海蒂的殉情而感动，联想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……她不由地停住了正在梳妆的纤指，泪水充满了眼窝。

林芩从小就喜欢拜伦（1788年—1824年）、雪莱的诗歌，尤其是拜伦，她读过拜伦的生平，知道拜伦的父亲是个浪荡公子，而他本人却勤奋好学，深受卢梭、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影响，游历欧洲许多国家，考察那里的政治制度，曾经为破坏机器的工人辩护，参与意大利“烧碳党”人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活动，投身希腊独立战争，因操劳过度在希腊身亡。拜伦一生追求正义、英勇无畏、无私奉献，同情被压迫民族，他的情操是林芩血液里永远的沸点。

“你快一点，我们在楼下等你。”朱颐，林芩的新婚丈夫，轻声地催促了一声，离开了房间，又轻轻带上门。

林芩用手巾纸轻轻吸去眼泪，补上淡淡的妆，左右摆动了一下脸，仔细检查了一下是否有泪痕……林芩又看到了那双手向她伸展过来，后面的面容真挚，目光凄婉而忧伤，是王毅在哀求她不要忘记他，是王毅在对她表示依然爱她。林芩恨不得能抛下一切去拥抱他，投进他那比海还要宽广的胸怀，可是她不能……她用同样的方式向王毅伸展双手，尽量伸过去，她要倾诉，要祈求王毅也别忘记她，可是，彼此双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，王毅的影子在后退，越来越小……林芩的眼泪溢出眼窝，冲毁了刚刚补好的妆……

忧伤是灵感的源泉，灵感犹如泉水汨汨而起，林芩抑制不住了，不顾朱颐还在楼下等候，打开电脑，用负载着灵感和情感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，让胸臆流入电脑，显示在屏幕上。

林芩在写一首叙事体爱情长诗，她要把人性中最淳朴、人生中最美丽的感情抒发出来，记录下来，永远地保存住，期盼有一天，刚才的那双手能够再次叩开她心灵的大门，捧着这首诗歌，读出她深深的思念、深深的爱。林芩相信，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，其中一个精神世界，她的真爱在精神世界里，因此，她格外珍惜那个精神世界、渴望拥抱精神世界里的爱。

林芩的思绪又顺着魂绕梦萦的拜伦的《唐璜》继续下去……《唐璜》中唐璜和海蒂的爱情故事正巧发生在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（Kikaldes），林芩决意模仿拜伦的《唐璜》、借喻《唐璜》的故事，写自己的《唐璜》，记载下自己的思念和爱情。其实，这个念头早在她出发前就有了，而且已经构思了一个开头和大概的情节。为了避讳直白，她使用了拜伦《唐璜》里的人物名称——“唐璜”就是王毅，“海蒂”就是自己，她相信，有一天王毅读到这首诗歌时，能懂得“唐璜”是谁，“海蒂”又是谁，因此，她要用眼泪、鲜血浸透“海蒂”的心灵，让她的生命填满整个诗篇，只求当王毅的眼睛对着这首诗歌时，诗歌里的眼泪、鲜血会流进他的心田，带去生长在荆棘丛中又坚守了长久岁月的爱情，并深深地移植在他的心中；如果王毅永远看不到这首诗

歌，她就把它投进爱琴海里，让诗歌里的眼泪、鲜血溶进大海，任由大海咆哮、肆虐。

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故事的开头：

“唐璜”的船在爱琴海里遇到了风浪，“唐璜”和一些人登上小救生船，带上从海里捞出来的黄油、酒、猪肉、被海水浸透的面包……阴沉暗淡的白昼里，他们在海上沉浮；漆黑绝望的黑夜里，他们苍白的脸、大海被遮没，他们和恐惧相处了十二天，死亡就站在眼前……

“‘远航’代表着什么？‘大海’又代表了什么？”林芩默默地梳理着思绪，要赋予这段情节特殊的寓意……她想好了，“远航”就是王毅自己的创业历程，“大海”就是路途，“风浪”就是波折：

王毅在瑞士的大学里读博士，又在大学新材料实验室里兼职做研究，当他参与的新材料研究遇到挫折时，他提出了全新的思路和论点，结果和主持这项研究的外国教授发生了激烈争执，他想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研究下去，便毅然离开了那所大学的试验室。此后，他坚持自费独立做研究，可是，事情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，他的试验还远没有到达坚持最后三分钟的时候，又一次失败了，他把家里寄来的生活费、学费能挤扒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投了进去，接下来的生活没有着落，签证即将到期，他陷入了绝境……忧郁、沉沦……

朱颐等在酒店门口的车子旁，翘首张望，摄影师从车窗里探出头，不时地瞄一眼手表。

“你再上去叫一下，叫她快点化妆，别耽误了上船。”朱颐不耐烦地吩咐韩贵。

韩贵应声而去。韩贵是荣光集团下的ZQ材料公司的工程师、元老，次此旅行的后勤主管。

不一会儿，林芩出来了，从容而平静，朱颐急忙招呼林芩、韩贵上车，去雅典西南的比雷埃夫斯港（Piraeus）码头，在那里坐渡轮去圣托

里尼岛（Santorini）——林芩、朱颐的蜜月目的地。

一路上阳光特别明亮，空气中没有尘埃，蓝得亮丽。林芩要司机从卫城的山丘脚下绕过去，她要拜谒。

车子到山丘脚下停住，林芩郑重其事地招呼朱颐、韩贵、摄影师下车，仰望绿荫环抱的山丘顶上黄色的石柱、墙壁，默默祈祷和祝福。林芩虔诚得像一个信女。

石柱、墙壁是卫城的遗迹，卫城是欧洲文明的老祖母，慈祥而安静，接受着无数后世子孙的瞻仰，这些子孙有着不同的肤色、发色、瞳孔色。卫城诞生于公元前580年，其中纪念雅典娜的帕特依神庙（Parthenon）建成于公元前424年，伯里克利（公元前459年——429年）治理下的雅典的“黄金时代”。在那时，雅典是个城邦国家，如今的希腊领土内撒落着200多个城邦国家，伯里克利在雅典推行公民选举和民主自治制度，由公民投票决定谁来治理国家。

伯里克利把雅典民主制度说成是人类最文明的制度，是深受雅典人民拥戴的制度，可是雅典没有因为这一文明而持续，马其顿王国的铁蹄蹂躏了她（公元前338年），罗马帝国的砍刀血溅了她（罗马帝国击败马其顿，于公元前146年把希腊各城邦收归于其治下的马其顿省），土耳其的炮火肆虐了她（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），直到1829年后希腊才重新独立。如今，满身断壁残垣、乱石危柱的老祖母每天都在回忆不堪回目的亡国的悲惨，用她那不屈不挠的身躯支撑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大厦。

林芩告诉朱颐：“从历史顺序来说，雅典文明来源于爱琴海里的克里特岛（Crete），在圣托里尼岛的南面，可是，从世界民主文明的起源来说，雅典是世界的起点，这就是老祖母能够摆谱的原因，从圣托里尼回来时，我们一定要再来拜访，让理性探测到更深的层面。”

去圣托里尼的渡轮很多，“蓝星渡轮”（Blue Star Ferries）是其中之一，有几十米长，低矮的红色吃水线上是宽宽的蓝色腰带，往上的甲板上就是白蓝相间的嵌着窗户的色带，共有三层，顶部有个黄色的烟筒，上面印着巨大的“蓝星”。

林芩、朱颐、韩贵、摄影师一上船，就走进了蓝白色的世界，还有五个多小时的行程在等待着他们。

2. 爱琴海的岛屿

圣托里尼是爱琴海里的一个古老的小岛，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南端，两大地质板块间最深的海沟之中，史上有过多种称谓，从13世纪开始，一直被如此称呼。

从地图上看，爱琴海似乎是地中海的一部分，其实不是，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经克里特岛到罗德岛划出一条曲线，就把爱琴海和地中海切割开来。爱琴海有7个群岛，约有2500个岛屿，克里特最大，约8000多平方公里，属基克拉泽斯群岛，是希腊爱琴海文明的发源地。

圣托里尼像个“月牙湾”，被60米厚的火山灰烬覆盖。“月牙湾”的两个触角衔着一个小岛——小希拉岛（Therasia），“月牙湾”的中央腹部有座黑色的火山岛——纳亚·卡美尼岛（Nea Kameni）。圣托里尼原来是圆形的，也有的说是指环形的——一圈陆地一圈海水一圈陆地，公元前1625年火山爆发把岛中央和边沿很大一部分震塌了，陷入海里，变成了如今的模样，传说，亚特兰蒂斯帝国也是在这次地震中沉毁的。

“月牙湾”内侧弦是一圈灰色的悬崖，悬崖顶上乳白色的小镇、村落如同雪冠，在阳光照射下闪现着耀眼的白光，绵延至“月牙湾”的两端。日落时悬崖呈现出一片金红色，白色的“雪冠”如同金红色火焰上跳跃着的金色火苗。海水是蔚蓝的，广袤而柔缓，天空是碧蓝的，明亮而高远。

圣托里尼有4个小镇，13个村落，10,000多居民，春夏很少下雨，炎热干燥，阳光灿烂。圣托里尼人喜欢用蓝色描绘门窗，白色涂抹墙壁，在明亮、蔚蓝的天空和大海间，蓝色的门窗娴静而柔和，洁白的房屋冷丽而洁净。圣托里尼人还喜欢养花，家家户户用石蜡红装点窗台、阶梯，依墙而攀的是三角梅。三角梅花瓣不大，三瓣，三角形，有红色、紫色、粉红色，花蕊淡黄，繁茂而鲜艳，尤其鲜红色的那种，攀延在白色的墙上，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，永远不熄灭。

圣托里尼的葡萄酒奇特、盛名，因为火山灰烬肥沃、透气、疏松，加上阳光充裕，植出的葡萄酿成的酒丝丝甜美。

圣托里尼的蓝色和白色代表着真诚和纯洁，爱琴海神话中的正义和善良又使得真诚和纯洁富有哲理，所以，那里又是世界最神圣的婚姻殿堂之一，新人们来这里把最纯洁的感情、最忠诚的爱当着上帝的面托付彼此，祈求一生一世的和睦、安康、关爱。蓝天下，蓝海边，白色的小街上，红色的三角梅旁，洁白的婚纱是最美丽的花。

林芩坐在头等舱里，透过窗户注视着前方远处的海面，海面平静，感觉不到颠簸，她祈求这平静的大海能给她带来好运，能使她的灵魂得到片刻的安宁。她用电话向朱荣光，她的养父、如今的公公、荣光集团的董事长报了平安，又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，要他多注意休息，按照医生的吩咐吃药，别轻视了“小中风”，那是一个信号，不是闹着玩的。

“你放心，”朱荣光和蔼地说，“我会管好自己的，”他语气严肃起来，“你这次全身退出，去度蜜月，表面上看是退却，实际上是进取，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，抓好王毅他们在瑞士的ZL系列新材料的模拟常态环境下的生产试验，按计划，他们现应该做好了试验前的准备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近期内就可以着手试验了，希望你能够获得成功。一切的一切、一切矛盾的解决，都指望ZL系列新材料了。”

“爸爸放心，女儿记住了，”林芩委婉地说，“前一阵子，我也直言顶撞过你，让你生气了，我知道，在家里，你最关爱我，在荣光集团内，你最支持我，我很难过、很内疚，真的，我很内疚。”

“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我唯一不能动摇的是对你的厚望。”

“我当时太激动了，甚至说出了，‘所有的矛盾、危机可能是你一手造成的’这样的话，我真后悔。”

“你是真诚的，”朱荣光的声​​音低沉，“可是，你的意见冲击了整个荣光集团的思想核心、灵魂、我的底线，我需要时间考虑，需要时间适应。”

“听到爸爸这样的话，我就安心多了。”

“不，我担心的是，你在蜜月期间依旧脱离不了旋涡，没准，你那里会成为决定荣光集团未来命运的关键舞台。”

“我会把握住的，有什么情况会及时向你汇报的。”

“你要记住，遇事要尽量掌握主动权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办事我放心，从你点名要韩贵同行，我就再次感觉到了你的缜密思虑。”

“全是爸爸多年教诲的结果，我不过是学了一点皮毛，再见。”林芩轻轻关掉手机，朝朱颐笑了笑，“听声音和情绪，爸爸的身体不错。”

“嗯，这就好。”朱颐很平静。

林芩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蓝色的世界，心里盘算着王毅的工作计划和进度——王毅他们的模拟试验应该在今天或者明天开始，她最迟在明天就应该接到电话，她相信这次试验一定能够成功，因为王毅是一个严谨的专家，而且已经实验过多次，反复验证过理论公式和数据，一切进行的都很完美。林芩眼前浮现出ZL系列新材料，乳白色的，柔美、纯净，可是，林芩却从柔美、纯净中感到了畏惧、冷峻……突然，船身微微一震，是海面涌来一股白浪，林芩的心也一怔，冒出一连串怪异的念头：ZL系列新材料的出世带给世界的只是柔美、纯净吗？只有幸福吗？它柔美、纯净的背后会隐藏着截然不同的面容吗？林芩预感到似乎有什么难以预料和掌控的事情正在酝酿，而且就发生在自己身边。

林芩的意识又从内心通过眼帘转向海面，神情略微松懈了一些，只觉得海面出现了一些变化，虽然天空依旧碧蓝明亮，海水却变得深邃起来。此刻，海面又恢复了平缓，像温柔的少女，林芩无法想像这少女般温柔的大海会孕育出凶煞万分的波塞冬（Poseidon），这温柔的海面会顷刻间掀起咆哮的白浪，从白浪中冲出波塞冬、三叉戟和他的金色马车。波塞冬是大海的统治者，他和弟弟宙斯推翻父亲克罗诺斯的统治后，通过抽签，他成了分管大海的海神，还掌管火山海啸，后来又成了克里特帝国的保护神，而宙斯却成了众神之上统治万物的宇宙之神，波塞冬心生不满，时常发怒。他健壮、神力、贪欲好斗，震怒时三叉戟一

挥，天动地摇，山崩海啸，许多人把公元前1625年的那场火山地震灾难归咎于他。

林芩读过介绍圣托里尼的书、观看过圣托里尼的DVD，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耀眼的蓝色、白色、火红色——燃烧在一栋二层楼的白色墙面上的红色三角梅。林芩特别喜欢三角梅，在家中自己卧室的阳台上也栽了一盆，高高的枝干攀延到墙上，伸展到窗户的两边，红色的花盖住了绿叶铺饰在窗楣和窗框上，生生不熄地燃烧着……林芩想过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，找到那棵三角梅，在那团火的下面，贴上洁白的婚纱。

渡轮经过锡罗斯岛（Siros），停靠在岛上的厄莫波利港码头边，有游客上下，在上来的游客里，有叫卖爱琴海“茯苓饼”的小贩。厄莫波利港在19世纪曾经是东爱琴海最繁荣的港口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行政中心。林芩对此没有兴趣，而是被几十米外的并行停靠着的另一条渡轮深深吸引，那渡轮雪白的身躯像一座冰山，吃水线上画着巨大的卡通鱼，三层的前甲板上依舷相拥着一对情人，热烈地吻着，真彻的爱情让所有的生灵羞愧而退避，使整个蓝色的天幕下、白色的世界里，只留下他们。

蓝星渡轮又起动了，林芩死死地盯着那对情人，眼睛随着渡轮的移动而移动着角度，闪动着忧伤。朱颐悠闲地喝着咖啡，嚼着“茯苓饼”，瞄了几眼那对情侣，又把目光移向舱内，寻找着来回走动的“维纳斯”。世界上任何一个第一次去爱琴海的人，都是依据维纳斯的形象去理解希腊女人的心灵、鉴赏希腊女人的容貌的。

林芩的思绪跳跃到好多年以前：

林芩拖着拉杆箱登上前往苏黎世的飞机，找到座位后，用劲举起拉杆箱要塞进头顶的行李架，忽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沿走道的座位上站起来，举手托住林芩的箱子，轻轻一推就塞进去了。他就是王毅。

“谢谢。”林芩微微一笑，移到靠窗的座位上。

“你可以坐在外面，靠走道。”

“不要，我喜欢窗户。”

“长途飞行，靠走道宽敞一点，活动也自由一些。”

“我方便了，你就不方便了。”林芩有些羞涩。

“没有关系，”王毅挤进靠窗的座位，系上安全带，“去苏黎世上学？”他侧脸望着林芩，有些心跳，因为那面容美如桃花，却透着坚毅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学校？”

“苏黎世理工大学。”

“真巧，我也是，在那里读博士，材料工程。你的专业呢？”

“一年级不分，以后也想学材料专业。”

“哦？”王毅很感兴趣，“女孩子很少学这个，很枯燥，你为什么要学？”

“现在不说可以吗？”

“呵呵，”王毅笑着说，“当然可以，我说我今天怎么一出门就看见了祥云，原来遇到了一个活泼的小师妹。”

林芩把目光移向窗外，矜持而稳重。

“认识一下可以吗？我叫王毅，‘刚毅’的‘毅’。”

林芩有些犹豫。

“你是不是也想说，‘现在不告诉你可以吗？’”

“呵呵，”林芩被逗乐了，“不，可以告诉你。林芩，双木林，‘草’字头下一个‘今’，‘今天’的‘今’。”她偷偷瞄了一眼王毅，心怦然作跳，他面容英俊、体魄健硕、幽默大方。

王毅乘势打开话匣子，说了许多瑞士的故事、苏黎世的大学生活，林芩听得入神，犹如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，新奇而神秘。王毅也谈起了自己的专业、描述了材料工程的发展趋势和新动向，展现出了如天空一样宽阔的胸怀、如海洋一样深厚的知识。林芩肃然起敬，感觉到有一股磁场牢牢地吸引着她，而磁场的核心是一颗厚实而可靠的心脏，这颗心脏能够不断地往她生命中加注活力，因为，家族、荣光集团每天灌输进她心灵的，从小伴随她长大的那些关于荣光集团的产品、产品繁衍、技术升级的意识是她生命的主体，这主体支配着她的全部生活、血液循环、灵魂活动，如果有一天荣光集团的产品繁衍、技术升级停止了，家

族、荣光集团、她的生命也就终止了。

王毅见林芩听得很认真，很动情，开始夸耀起来。林芩感觉到王毅在显摆、故弄玄虚，不过，她喜欢听，喜欢显摆渲染的气氛，喜欢被他逗乐，喜欢他富有磁性的音容笑貌。

苏黎世机场到了，王毅帮助林芩取下行李，又帮助林芩提出行李，推到火车站，搬上火车。火车上，林芩“贪婪”地注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，王毅孜孜不倦地解说着，注视着林芩的表情，探测着林芩的兴趣，琢磨着林芩的心思，尽量挑拣林芩喜欢听的话题、字眼说。

火车停在了市中心车站，王毅叫林芩下车站着别动，自己一个人上下搬运行李，展示出他的强健和体贴，而后，他又帮助林芩推拉行李走出车站，叫上出租车，一直送林芩到学校宿舍。

林芩孤身在外的感觉荡然无存，依赖感会让懵懂的女孩悄悄推开一丝心灵的窗户，去接受那份关爱，尽管开启的缝隙很窄小，可是，涌进来的温情却湍急、炽热。林芩和王毅相识、相交了。

当年的10月1日，中国学生在中国餐厅聚会庆祝国庆，林芩被邀请出席，又被推选为聚会主持人，和王毅搭档，林芩知道这是王毅“搞得鬼”，可她很高兴。林芩和王毅被同学们誉为金童玉女，尽情渲染，由此，聚会中多了一项“娱乐”——调侃林芩和王毅的暧昧，王毅很兴奋，不惜借题发挥，把林芩捧得高高的，捧成驾驭自己的女王，在这样的气氛下，没事也会使两颗心碰撞出火焰，燃烧成一片火海，何况他们彼此相识，早有感觉和火苗。

整个聚会，王毅不失时机地往林芩心里添加助燃的情愫，把林芩每一寸防线的后退都看成一种成就，加紧攻击。林芩本能地坚守着，可是却一分一厘地在往后退，忽然，爱的火焰从防线后面燃起，酿成了堆火——她选定了王毅。

王毅独占了林芩舞伴的位置，不许别人沾染，谁要是邀请林芩，他就和谁急，就像雄狮在宣布自己的“领地”。几圈舞下来，王毅撇下聚会的同学，邀请林芩出去走走。

王毅、林芩走到湖边，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湖里有一对洁白的天鹅在游动，透过洁净的水能清晰地看到天鹅的红色蹼掌。

“你的眼睛真美。”王毅凝视着林芩。

“可有人说有些冷，不够温暖。”

“我喜欢。”王毅搂住林芩，轻轻地吻了她。

林芩没有拒绝，却没有吻王毅。

“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学材料专业吗？”

“现在还不行。”林芩的声音轻柔。

湖水拍岸的声音轻柔得如歌似诗，天鹅向湖边游过来。

渡轮前方远处的海面上，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岛屿——提洛斯（Delos）。林芩很熟悉那个小岛和一段爱情故事。提洛斯原来是个漂无定处的小岛，是太阳神阿波罗的故乡，也是阿波罗的领地。很久以前，宙斯瞒着妻子赫拉，和女神勒托相爱，勒托怀孕了，赫拉盛怒之下，命令不得提供任何地方给勒托分娩，宙斯急了，恰在这时，看到提洛斯漂浮而来，便把它固定下来，送勒托到岛上居住。岛上有个圣湖，勒托在圣湖里的棕榈树下生出了太阳神阿波罗（Apollon）和月亮神阿耳忒弥斯（Artemis）。公元前3世纪，人们在提洛斯上建造了阿波罗神庙，如今仅存遗址。

林芩眺望了一会，目光黯淡下来，思绪又追溯到过往：

家庭会议上，舅舅钱国强面色严峻，当面指责林芩，是她促动朱荣光劝压他放弃ZQ材料公司董事长、CEO职务，并推荐泛太平洋PE基金的代表迈克接任的，结果，迈克利用ZQ材料公司“可转换债券”到期的机会，收购债权、鼓动外方债权人持股，等等，使得泛太平洋PE基金变成了ZQ材料公司的大股东，分裂了荣光集团。“林芩要负责任，要受处分，要撤职，否则不足以平人心，”他的声音朗朗，“林芩不成熟，不能担当大任……”

林芩一言不发，没有顶撞，也没有争辩，更没有把责任和压力推给朱荣光，而且，此时她也没有心思顶撞，而是不停地在心里抱怨迈克，怨他不讲信誉、不讲人情、不按规矩出牌，只想分裂、削弱荣光集团，只认钱。

晚上，朱荣光和太太钱淑芬把林芩叫进书房。朱荣光温和地看着林芩，迟迟不说话，心情沉重。钱淑芬面容平静却心事重重。林芩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等待朱荣光开口，她已猜出父亲想说什么，做好了准备。

“芩芩，”朱荣光温和地说，“都怪我，这一段时间下来，我一直把你推在前面坚持，结果，所有的矛盾都汇聚到了你的身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受委屈的地方，做女儿的天生就是要为爸爸、妈妈分担责任的，而且，我也没有做好，考虑问题欠周全，最大的失误是，建议爸爸满足泛太平洋PE基金迈克的意见，劝退舅舅，结果，给了泛太平洋PE基金控制ZQ材料公司的机会，使荣光集团陷于不利，让爸爸被动了。”

“你这样说，我就更难过了，这不能怪你，而且，你有这段经历更好，能成长得更快，比没有经过摔打的人更坚实，更能顶起荣光集团的大梁。”

“爸爸别这么说，现在也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女儿听着。”

“你就暂时回避一下，离开荣光集团这个是非之地，去度蜜月。你和朱颐结婚有一段时间了，可就是没有停下来休过一天婚假。”

“朱颐改变主意了？对婚礼，他一直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“是的，你们只要在外面度蜜月时请一些朋友，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就行了，也算是一个简朴的婚礼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”朱荣光有些疑惑，“他一直不想举行婚礼，他和你说过为什么吗？”

“无所谓，他是我的哥哥，我一直很尊重他的意愿，相信他的决定。”

“他哪像你的哥哥，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弟弟，我怎么就生不出你这样的女儿。”

钱淑芬瞥了朱荣光一眼。

“爸爸、妈妈，我就是你们的女儿。”林芩轻柔地说。

“是的，可是，我讲的是血缘，血缘啊。”朱荣光显得无奈而深沉。

林芩沉默了，她理解父亲的意思，他不懈坚守的是，财富里有他的生命，生命里有他的财富，财富的遗传不能背离这条逻辑。在林芩的记忆里，父亲从来不在她面前提“血缘”两个字，也不许别人提。她记得还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和朱颐吵架，朱颐无意中说出了“血缘”两个字，要她离开这个家，父亲听到了以后，二话不说，把朱颐按到地上，扒下裤子，狠狠地抽了两板子，严厉地说：“如果以后再听到你说这样混账的话，你就给我滚出去。”朱颐从此再也不敢说了。随着长大，林芩渐渐领会到“血缘”的含意，尽管父亲、母亲可以回避，对自己视同己出，可是一遇到老祖宗的基因、千年的文化元素和财产权纠缠在一起时，“血缘”又顽固地显示出来，再强势的意志也梳理不清楚、分解不开。

“度蜜月的地方由你挑，再带一些人去，比如摄影师、后勤服务的，等等，人也由你选。”

“好的。”林芩点点头。

“我希望你记住，是他们要你离开的，不是我，你不要撂挑子，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专心致志地抓好ZL系列新材料的研发，随时和我联系。”

“爸爸、妈妈放心，你们也要当心自己的身体。”

“我会注意的。上次那点轻度中风不碍事，已经恢复了，我还不到七老八十，注意一点就是了”

“毕竟不同以往了。”林芩有些感伤。

“说实在的，那次生病使我第一次有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，促使我想了许多，许多事变得紧迫了，该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我离开后会每天打电话给你们的。”

钱淑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朱荣光、林芩，神情变得异常冷静。

“你想去什么地方？”朱荣光微笑着，看着林芩。

“我想去法国。”

“法国？”朱荣光疑惑地瞪大了眼睛，“为什么不是爱琴海，圣托